

张笑天文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张笑天文集

长篇小说卷（八）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笑天文集. 长篇小说卷. 8/张笑天著.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9

ISBN 7-206-04058-6

I. 张… II. 张… III. ①张笑天—文集②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8700 号

张笑天文集(1—20 卷)

著 者	张笑天	封面设计	尹怀远 为 民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责任校对	陆 雨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 刷 者	长春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435.75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1320 千字	印 数	1—3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4058-6/I·239		
定 价	1380.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自序

我喜欢喝茶，近来偶翻有关茶经的书，上面有这样的说法，说人生有如饮茶，第一杯是青春，甘甜；第二杯是奔波劳碌的中年，苦味甚浓；喝到最后人也老了，茶也变味变得涩涩的了。

如今我已步入耳顺之年，在经历了梦想中的甘甜和奋斗过程中的苦味之后，也许剩下的真的只有生涩了。但不管怎样，甜果也好，涩果也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播了种总是要收获的，这样看来我将文章哀然成集也就不能算是厚颜了。

这套文集中收录的全是我的文学作品，但没有包括电视文学剧本，尽管它有五百多部（集）、几百万字。电影剧本我也只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何以如此？我一向以为，影视作品一旦问世，就不再是作家一个人的作品了，它早已荟萃了导演、演员和诸多艺术门类艺术家的智慧和汗水，你很难说它是你一个人的作品。而只有摆在书橱里的文学作品，那才是你所专有，打不上别的标签，不论其优与劣、好与坏，你都得认账，你尽可以敝帚自珍，与别人无涉，苦乐甘甜自得其乐。

人都是要做梦的，尽管每个人的梦不同。梦既是荒诞诡谲的，也是飘忽不定的，聚则成形，散则化为乌有，有的时候梦也

能尘埃落定，哪怕是在贫瘠的土地里植根。为了我的色彩斑斓的文学之梦，我付出的代价几乎是我的生命。在我的梦伤痕累累已到了“谈文色变”的地步时，我结识了李守田，他和我一样，也是语文教员。此公有才华，文学功底厚，不过有点桀骜不驯，我曾在板报上读过他的旧体诗，才气四溢，有一股小县城盛不下的气概。于是我赋成一律给他，迄今犹记得有“常慰谪仙居隔壁”之句，他立即回了一首，有“愿同黄宇学敲钟”之语，诗文往来，我们由神交变成了知己，可能是物以类聚吧。

那时正是我梦魂失落的时节，我在大学读书时写的 36 万字的长篇小说《白山曲》几乎断送了我，“一本书主义”、“白专道路”的帽子压得我抬不起头来。而彼时的李守田却在自己砚田的两亩三分地里有滋有味地耕耘着，他劝我不要气馁，不要指望一鸣惊人，文学既然是爱好，就让它如润物细雨悄悄地融入你的生命当中，这样你便没有烦恼了。这话打动了，使我重又编织起了自己的文学梦。

世事浮沉，春光易老，转眼间 40 年过去了，我忘不了敦化这座小小的山城。1965 年我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种瓜记》，以及 70 年代初那不能署名的长篇小说《雁鸣湖畔》，今天看来，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至少可以证明我可以吃文学这碗饭，并为我开具了走向文坛的通行证。

歌德曾经说过，我不应该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当归功于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上万的事情和人物。我需要做的事，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他说得多中肯啊！多少年来，故乡和第二故乡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不止一次地重现于我的作品当中，那些感人至深的人和事，那不时地搅扰着我灵魂的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才是我的一切。有人说，真正有素养、有天赋的作家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常常有如含羞

草。这种说法肯定不会为大多数作家认同。写了几本书便急于出文集，便去翘首诺贝尔文学奖，他们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我从不敢说我的作品有多大的价值。我一向宣称，我的作品只能做到有限的真实，尽我的能力就是了，我做不到天马行空。也许几十年后的读者会视之为垃圾，我只希望至少不全部是垃圾。我担心那些过分看好自己的人们，他们的作品会不会比我的更要速朽。如果读者以及后人能从我的文字当中看到一颗真实的灵魂，我就很满足了。

我一直庆幸自己拥有一笔财富，这财富不是金钱珠宝，而是坎坷的经历，甚至包括灾难。养尊处优和平静的象牙塔里的生活，对于作家来说，并非幸事。人的一生是由无数坎坷的链条连接起来的生命轨迹，这链条上扭结着的所有痛苦、挫折、彷徨、迷惘、欢乐、成功，这些构成了人生命的乐章，也是我作品的精髓所在。

但人生是短暂的，每个人都势必留下生命的轨迹，作家的轨迹便是他的作品。一字字、一句句、一篇篇，铺就了作家的人格之路。肖伯纳曾经说过，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暂时擎在自己手中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借用现在一些人的说法，肖伯纳称得上是有使命感的人物了。综观历史，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们的传世之作，有哪一部是只关注自己私欲的写作呢？我不敢说我收录在这里的作品都肩负着多么伟大的使命，我只想告诉我的读者朋友，我和我的作品都是真实的，这就够了。

我从事创作以来，经历过许许多多荣辱，有笑脸、鲜花、掌声和奖杯，也有铺天盖地的声讨挞伐。曾经沧海难为水，我视之为平常事。我最欣赏这样一句话：温不增华，寒不改叶，宠辱不惊。我以为真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并不容易，这十二个字是对自己

一生的诚勉。托尔斯泰把一个人比成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分母愈大则分数值愈小。一些平庸且把钻营术带到文坛的人，他们毒化了风气神化了自己还嫌不够，还要让他们的神话不朽，这很可悲。

我实在不敢过高地估价这套文集。我写了不少作品，但我从来不是登堂入室的大家，也从不被评论界的巨子们青睐，也不存非分之想。写作之初就是一种爱好，后来逐渐成瘾，欲罢不能。既然从来没人逼你舞文弄墨，种种磨难都不能令你却步，那么，你就该无怨无悔地在爬格子的生涯中寻找你的乐趣，而其他的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计较它做什么？我常常去工厂、农村、学校，在各类人群中碰到我的热情读者，他们给我的笑容是最灿烂的，我很满足。我为他们而写作，为他们而活着，值得。历史、读者是最权威的评论家！

《老子》曰：“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不知你观察过没有，婴儿出生时总是握紧拳头，而撒手人寰时却是松开手的，这大概就是先哲们说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来由吧。那你还争什么？如果发明黄色火药的诺贝尔地下有知，他必然有双重的苦恼，他的发明被后人驾轻就熟地用来杀人，并用这笔钱去诱惑全世界各个角落的文人们无法安眠，他会作何感想？

这套文集共 20 卷，凡 1 200 万言。如果没有杨海泉、荀凤栖、蓝军、周殿富、胡维革、包兰英以及出版界朋友的鼎力支持，是不可能问世的。他们是这项浩大工程的奠基人，借此机会一并致谢。

曾有朋友劝我找一位文学大师替我作序，这当然是一番美意，20 卷本的一套文集不算小举动了。但我怕给大师招来非议，自己也不愿背上拉大旗作虎皮的骂名，想来想去，还是我自己凑上几行字聊以塞责吧，这样一套大书岂可无序！

写完了上面的文字，又觉淡泊无味，不知所云，但总归是我想要说的。读者想吃瓜，也不必听卖瓜人吆喝，故而这序也就不怎么重要了。

但它仍然要作为不可少的序点缀在卷首。

张笑天

2002 年 6 月 18 日于长春

目 录

死岛情仇.....	(1)
回来吧,罗兰	(285)
爱的葬礼.....	(453)

死岛情仇

“玫瑰公主”正为自己 编织着玫瑰色的梦

唐媚第一次见识印度洋的黄昏。她到过北冰洋和南极以外任何地域的海洋，可这样壮观的景象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不能不使她惊叹。

印度洋在海员们心目中不是祥瑞和平安的象征，它几乎是和无情肆虐的风暴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唐媚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偏见。

你看，印度洋落日前的景色多么动人！碧青深湛的海水和天际无力垂挂着的白云突然间失去了固有的色泽。它们仿佛都是可燃物质，被一支硕大无比的火把点燃了，顷刻间炽烈地燃烧起来。低垂的穹窿，鱼鳞状和垂丝状的云片，锅底形的海面，以及海与天遥远的结合部，全都红透了，红得耀眼。多像她小时候看过的一本童话上讲的故事啊！那童话说，海底下有一只大得没法说的炭炉子，只要它一点起来，就能把海水煮红！穷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从沸腾的海里捞取煮熟了的鱼、煮红了的虾……你看，那凸起的水面好像随时都可能被大火烧得爆裂开来，海底下可能冒出火苗子，或者喷出火焰的金星……

看不见西坠的夕阳。可以肯定，它还没有沉到印度洋水底下

去，它很可能就躲在那堆蘑菇状的、红得透亮的云彩后面。那一堆堆的红云像是蘑菇吗？倒像妈妈在圣诞节烧出来的牛排，又泼了厚厚的一层番茄酱。啊，不像，不像，最像醉龙虾了，它们佝偻着腰卧在青瓷盘子里……这只是这姑娘的想像，她吃过烤对虾、油焖青虾，而故乡的醉龙虾，她只是听爸爸说的，她这个出生在英国朴茨茅斯、长大在泰晤士河畔伦敦的姑娘，迄今还没有回过远在东亚的故土呢。

她站在前甲板上，俯身在白漆栏杆上，任海风吹拂着她那一头青丝般的披肩发，那头发有着几道天然的水弯儿，不是烫出来的，是很动人的自然弯曲。海风也吹着刚刚盖住膝盖的裙子，是很古板的制裙，天青色的爱尔兰羊毛纺出来的凡立丁料子的。白纺绸的短袖衫很特别，没有领子，肩后背着海魂衫那种式样的方披肩，从披肩底下伸出两条轻飘飘的带子，它们随着海风吧嗒吧嗒地飘摆着，有时摆到她丰满的胸脯上，有时缠到她那有些零乱的长发上。

她长得实在是太动人了，有人在写给她的情书里这样恭维过她：“假使你走在伦敦高尔街上，广场上永远目视前方的腓提亚斯雕像都会掉过头来看你几眼。”她像东方人，又具有西方白种女人的风姿，用中西合璧来形容，那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她的头发又黑又亮，像是刷过一层福建黑漆；她的嘴很小，上唇比下唇略厚一点；在她沉思的时候，口唇稍稍噘起来，有一种天真稚气的模样。这些，都是东方人的特点。但是，那白皙的皮肤、吊着金十字架的长长的脖颈、黑中透蓝的眼睛、高而直的鼻梁，修长的大腿，乃至由于穿着高腰鹿皮高跟小靴子而绷得很紧的一双健美的小腿，又是西方女子的典型特征了。

她是个混血姑娘，一个把父母双方人种纯优特性一起显示出来、集精萃于一身的姑娘。她的父亲是中国人，是个航海学家，1918年旅居英国，攻读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同英国女人

结了婚。

这姑娘有两个名字，乳名是妈妈给起的，叫玛丽娅，长到6岁进教会学校时，正式启用父亲为她起的名字：唐帽。这名字是有讲究的。在海外，人们习惯称华人为唐人，所以好多外国城市都有华侨聚居的“唐人街”。她父亲恰好姓唐，碰巧了。她父亲是四川人，祖居邛崃县，离风景奇秀的峨眉山不远，选用这个帽字，是思念故土的一种寄托。

唐帽今年刚刚22岁，已经在大海里漂泊一年了。为这事，父亲和母亲进行了没法调和的争吵，父亲以航海家的博大胸怀赞成女儿去航海，妈妈却不甘心让女孩子的青春在枯燥单调的海浪中埋葬。唐帽觉得自己这个砝码特别重要，她投到天平的哪一方，这一方立刻获胜。她小时候爱听爸爸讲航海故事，听得太多了，以至于使她感到，天底下最辉煌、最壮丽的事业，莫过于扬高帆济沧海了。她心目中的英雄不是拿破仑，而是唐太宗、哥伦布、麦哲伦以及三宝太监郑和，他们曾经升起在三大洋的风帆，始终高挂在唐帽的心坎上。她5岁就学会了游泳，7岁会划船，13岁时和爸爸一起驾着漂亮的小艇横渡过英吉利海峡，到过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她17岁的时候，摒除了各种博士、硕士学位的诱惑，决然地考入了格拉斯哥航海学院。不过，这家航海学院还没有解放到让女孩子学驾船的地步，她只能委屈地进了报务班。即使是报务班，她和另外的三个具有冒险精神的女孩子，也是开创先例的角色。

唐帽现在就是这条8000吨位的雷北利号铁甲运输船上的报务员。她能上这条船，作为一个女人，在英国航海史上也是破例的。

唐帽从格拉斯哥航海学院毕业后，不甘寂寞，非要和男同学一样，到北非去，她知道，英美盟军在北非开辟新战场以后，那里急需报务人员。

她是靠父亲的力量实现这一愿望的。她父亲的老同学、老朋友韦斯特当时在英国海军军界是很红的人。1942年以前，韦斯特不过是英国一艘巡洋舰的舰长，地位平常。同年6月，在同德国6只大型舰艇组成的舰队猝然遭遇在海上时，韦斯特临危不惧，在众寡悬殊的局势下，居然击沉德国一艘驱逐舰，又重创了德军旗舰“皇太子”号，声威大振。韦斯特在得到勋爵称号之后不久，被任命为英国驻北非的海军司令。

唐帽毕业前夕，韦斯特从北非返回伦敦向女王述职时，抽暇到过唐帽家里，参加过一次家宴。唐帽借向韦斯特敬酒的机会，猝不及防地要求韦斯特把她带到北非去。韦斯特竟然满口应承。

唐帽的妈妈当着宾客的面大发雷霆，摔了盘子，弄得她父亲左右为难。

在送韦斯特上汽车的时候，唐帽噘着嘴埋怨他：“看不出您还是个军人，叫我妈妈吓住了。”

韦斯特斜了唐帽爸爸一眼，诙谐地说：“古往今来，最了不起的英雄也是怕女人的哟！哈哈……不过，你不也是女人吗？只要运用你的女人本领，你会胜利的。”

唐帽不知道韦斯特所指的本领是什么，韦斯特在关上车门以后，又把头伸出来，说了声：“大哭大闹啊，绝食啊……哈哈哈哈哈……”

这无疑于教唆的玩笑当真起了作用。唐帽的绝食只进行了48个小时，妈妈竖白旗了。爸爸一边给女儿端来牛奶、甜点心，一边居中调停，不偏不倚地做出叫双方都能妥协和接受的裁决：可以不穿军装，只到北非服务。

雷北利号对于唐帽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她到北非以后，一直没有机会上船，只在运输总部当报务员。那里报务员成群结队，而且至少有一半是女的，这使唐帽很扫兴，就好像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冶炼出来的“金子”原来是一块黄铜一样。她恨不能一

下子飞到船上去。

唐媚又去找韦斯特将军，对这位好大喜功的勋爵软硬兼施，终于她又破例地当上了纳尔逊号运输船上的报务员，来往于太平洋、大西洋上，她感到快活极了，最叫她快活的不在于大海和航海的吸引力，而在于《泰晤士报》在1942年底的一条报道，那条消息说，英国女王在圣诞节时召见了海军一些将领，当她听说纳尔逊号军事运输船上居然有一名女报务员服务于反法西斯战争时，女王十分震惊，她说，她非常想见见这位有着中英两国血统的女郎。

女王的赞誉可能是即兴式的，圣诞节一过，可能早把漂泊在海上的唐媚小姐忘到脑后去了，可是这条登载在《泰晤士报》上的要闻，却等于给唐媚下了“金书铁券”，使她被视为“破例”的举动合法化起来，以至于负责军事运输的将军们，不敢再像从前那样，用轻蔑的口吻对待唐媚，也不再敢轻易说出赶她下船的话。

她不喜欢在纳尔逊号上工作，虽然这是以英国海军创始人命名的船，又是一条设备完善的大船。她日夜思念着雷北利号，特别是服务于雷北利号上的未婚夫庄三更。

天从人愿，这机会终于来了。不过，唐媚自己也险些葬身鱼腹。

一个月以前，纳尔逊号从大西洋进入直布罗陀海峡向地中海航行时，遭遇到德国轰炸机群的轮番轰炸，纳尔逊号在地中海沉没了。幸好英法驻在阿尔及利亚的空军迅速飞临出事现场，经过短暂的空战，击退了德国轰炸机群，把纳尔逊号上的官兵营救出来。

然而，纳尔逊号却碎尸万段，静静地躺在地中海海底了。

两个星期前，在摩洛哥拉巴特城郊待命的唐媚，在一个偶然的时机里听说雷北利号上的报务员因患伤寒病下船去了，一时找

不到人替补，恰好她又接到在雷北利号上当见习二副的庄三更的急电，要她自报奋勇。唐帽一本正经地向总部递交了一份请调书，当然没人胆敢拦阻她这个被女王赞誉过的人物，她很快被批准了，乘坐法国运输机直飞南非的比勒陀利亚城，再乘汽车辗转来到当时雷北利号的停泊地，莫桑比克内港伊尼亚巴，在那里，向雷北利号船长詹姆斯递交了总部的任命书。从此，唐帽开始了印度洋上她自认为是充满了玫瑰色的幸福的迷人的航程。

不是吗？天、海，以及载她远航的船，不都沉浸在叫人心醉的玫瑰色里吗？小时候，妈妈是最喜欢用玫瑰色来形容好运气的了，她家的房子是哥特式的，院前花畦里，种得最多、莳弄得最精心的就是玫瑰，一到夏天，红的、紫的、黄的、白的，各种品系的玫瑰一齐开放，香得叫人吃不下饭去！玫瑰酱、玫瑰糕、玫瑰酒几乎都是妈妈亲手酿的，唐帽总觉得妈妈的披肩上、裙子上都沾满了浓郁的玫瑰花香，难怪爸爸的朋友韦斯特勋爵称妈妈是“玫瑰夫人”，称小唐帽为“玫瑰公主”。

“祝你做一个玫瑰色的梦！”这是小玛丽娅入睡前妈妈的晚安祝辞，还有那从铜床栏杆上面伸过来的头，灼热的嘴唇在她额头上的甜蜜的吻。

她笑了，好像又闻到了清馨的玫瑰香味，好像又听到了妈妈那丝质睡裙窸窣窣窣的声音，还有她那双法国式雕花皮拖鞋踩过波兰红地毯的轻软厚重的声音。

这只是幻觉，幻觉退去以后，眼前只是一片金波摇荡的大海。没有风，没有浪，只有慢慢涌来涌去的“涌”，忽而把船头抬起来，忽而捺下去，8 000 吨的海船简直像母亲手底下轻轻摆动的摇篮。

大海太美了，这条白漆货船也够美的了。雷北利号简直比以英国海军之父纳尔逊命名的那条船还要漂亮，灰色的铁甲，蓝色的吃水线，黑漆写成的船号：“RADBURY”。白色的船体和红漆